

南懷瑾文化

楊巖大義我今釋

南懷瑾 ◎ 著述



楞嚴大義指要

經題之標示

佛經與世間普通書籍，標題立義，都求能以一個名辭而概內容，其理並無二致。佛所說群經，顧名思義，觀覽經題，可窺涯量。楞嚴一辭，純係譯音，具有顛撲不破，堅固不壞，自性本來清淨，常在定中之意。由此而見楞嚴全經之所指者，無非是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法門。但直指見性，可與利智者言，未足為鈍根者道。是以等次以求，有修行證驗之方法與次序，以及種種方便，精詳分析，可謂具全部佛法之綱要矣。故於其上標名為大佛頂、修證了義、諸菩薩萬行也。

本經之緣起

佛說諸經，大體皆有緣起。舉眾所週知者而言，如《金剛經》，但從

人本位之穿衣吃飯，平平實實之人生日常生活說起。如《維摩經》，首標佛國心地境界，而以維摩之臥疾說起。人生日常生活，不離穿衣吃飯，而穿衣吃飯中正具有人生無上之大智慧，故不得不說。人生必有老病之苦，於老病臥疾之中，更有人生無上之大問題，故又不得不說。《楞嚴經》中，首先從吃飯說起，因為吃飯，才發生阿難之行乞城中，途遇摩登伽女，一見傾心，幾乎雙雙落在情波欲海之中。的的由此而來，明明白白，輕輕指出食色性也之人生一大苦惱。吾佛慈悲，故又不得不說出此中奧妙，如此如彼，乃有此一本經留傳之大因緣。其中節節剖解，條理井然，由人生而宇宙，精神與物質，莫不層層分析無遺。自出生至老死，指出如何才為人生一大解脫境界。與其人生解脫之不易，而後始有修持實驗方法之說明。故自阿難與摩登伽女之情天欲海始，最後結以修證解脫方法之不易原則。則曰：「生因識有，滅從色除。理則頓悟，乘悟併銷。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」

實則，阿難與摩登伽女，祇是一個引子。茫茫人海，芸芸眾生中，人不論黃白棕黑，物不論動植飛走，盡在情天欲海中頭出頭沒，何一而非阿難與摩登伽女。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安得慈雲法雨，灑下一滴清涼劑，解此塵勞煩惱！故吾佛不忍低眉獨醒，不得不如此云云。此所謂

如來密因也。繫以詩曰：

紫陌芳塵日轉斜
琵琶門巷偶停車
枝頭羅綺春無限
落盡天人一夜華

好夢初回月上紗
碧天淨掛玉鉤斜
一聲蕭寺空林磬
敲醒牀頭億萬家

碧紗窓外月如銀
宴坐焚香寄此身
不使閒情生綺障
莫教覺海化紅塵

七處徵心與八還辨見

佛問阿難，劈頭一語，即詢以為何出家學佛？阿難答以看見如來相好，故此出家。此所謂追賊斷案，不可冤枉好人。阿難為了見佛相好而出家學道，心目中祇因美感一念而來。美感一生，色情繼起。情生欲障，疊疊而

興。無怪摩登伽女一見，加之以魔咒之力，阿難之本性全迷，定慧不力。魔從心造，妖由人興，是摩登伽女之魔力耶？是阿難之自墮綺障耶？是吾輩芸芸眾生之自喪人天眼目耶？誠不得而辨也。阿難招供，即直吐心腹病根。佛如捉賊捕快，又節節迫進，問其能知色相之美妙者，究為何物？阿難毫不思索，即答以因目看見，心生愛好。此誠句句實情，人人如此，復有何疑。孰知佛卻得寸進尺，追問能使心目發生愛好者之主人公，究乃誰在主使？祇此一問，即使百萬人天，一時茫然不知所對。明明是此心目，又是誰為主使？故有七處徵心之往返論辨生矣。必使阿難與吾輩口服心服，然後才知吾佛之不誣不妄也。

七處徵心者何？即如阿難所答：此心乃在身內。在身外。在根。在內。外明暗之間。在思惟裡。在中間。在無著處。此皆經佛一一辨證，無一是處，其詳具如本文。即此七問七辨，阿難茫然，即舉古今中外之學理，概括唯心唯物之理論，統使其抽絲剝繭淨盡，無一真實存在可言。誰知阿難與吾輩之誤，皆以此現在應用之心，即為心矣。佛所問心，謂此皆是妄心，祇是應用之現象。如以妄心應用之現象而言，阿難所答者，並無過錯。奈何此正為賊媒之窠臼，虛妄不實之尤者，並非真心自性。然則，心果有真妄之別

乎？抑為話分兩頭，聲東而擊西耶？「一句合頭語，千古繫驢橛。」致使千秋浩浩，坐而商量斷妄求真之輩，滔滔滾滾，如過江之鯽也。若然，妄緣不斷，聲色沉迷，不知何日是了，此豈即是真實耶？吾佛乃興慈悲，到此無言可答，無理可申之處，強為鋪排，說出真妄兩相，於歧路中立碑為記，明告來者以此路不通。然後由憍陳那輕輕拈出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」者，盡是浮光掠影，謂之客塵煩惱。此是大塊文章，若非釋迦文佛之大手筆，誰能寫此！林林總總眾生，困擾於客塵煩惱者，多如恒河沙數，由來久矣。豈但阿難一人之左傾右倒而已。迷心逐物，疑真疑假，雖有夫子之木鐸，其奈聾瞶者何！繫以詩曰：

羊亡幾度泣多歧 錯認梅花被雪迷
疑假疑真都不是 殘蕉有鹿夢成癡

一枕沉酣杜德機 塵埃野馬亂相吹
壺中偶放偷天日 照破乾坤無是非

世間事物，盡為心上浮塵，草草勞生，終是一團煩惱。「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。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浮生若夢。」生前身後，眾說紛紜，究不知其前因後果，為何而來者？雖尊為帝王，賤如螻蟻，迨運至老大，齒落面皺，髮蒼蒼而視茫茫，莫不到此興悲，無可奈何！不知身後何往，故有波斯匿王之問。此乃人生必有之境，個個如此，他人不問，唯獨波斯匿王起問，恰恰點出富貴戀生，貧賤輕死之事實。話說雖為帝王，到此亦無能為力者。學佛乃大丈夫事，非帝王將相之所能為，可為暮鼓晨鐘，曉諭天下。吾佛乃就其所問，當場剖解其見性之實相，三歲觀河，與百年視水，同此真實。生老病死，但為形變，固有不變者在也。奈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！」此一伏筆，乃石破天驚，引出以下八還辨見一大堆文章，無怪大眾皆嗒然似喪其耦矣。繫以詩曰：

華髮無知又上顛 幾回攬鏡奈何天

離離莫羨春風草 落盡還生年後年

生死無端別恨深 浪花流到去來今

白頭霧裡觀河見 猶是童年過後心

阿難在此又如異軍突起，卒然問佛，既然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性相平等，生死涅槃，皆如夢幻，吾輩何須求悟？何必成佛？又何以說眾生皆為自性顛倒？吾佛經此一問，乃不惜饒舌，直指真心，明白指出心性之體用，是彌綸天地，開物成務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。放之則彌六合，退而收藏於密，祇在目前而人不識耳。乃有八還辨見，明示見性之真際，塵色本不迷人，人自迷於塵色。故吾佛指出「諸可還者，自然非汝。不汝還者，非汝而誰？」要當人自見自肯，直達心性不動之道場。無奈明理者多，實證者少。知解者多，行證者少。必須「懸崖撒手，自肯承當。絕後再蘇，欺君不得」。若「心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」，然後可以橫身宇宙，去住自由，即佛即心，兩不相涉。繫以詩曰：

碎卻菩提明鏡臺 春光秋色兩無猜
年來不用觀花眼 一任繁華眼裡裁

不汝還兮更是誰 兒時門巷總依稀
尋巢猶是重來燕 故傍空樑自在飛

楞嚴之宇宙觀與人生觀

由七處徵心而至八還辨見，已經明白指出塵塵逐逐，為煩惱窠臼者，都是心目為咎。然而人心，機也。目為心之開關也。如欲心目自不為咎，就要息機才對。此機究竟又從何而息？此誠為人生一大事因緣。機如不息，始終在柳暗花明處，循聲逐色，依舊沉淪去也。於是佛又橫說豎說，指出宇宙萬象，無非物理變化之幻影。無奈眾生妄見，而生個別與群見之異同。但從心物齊觀，方知萬象盡為能量之互變。而此能變之自性，固自寂然不動，無聲無臭者也。迨感而遂通之後，即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困於夫婦之愚，日用而不知其至矣。因此又三科七大，詳細指陳心物之真元。說出十八界因緣法則與自然之關係，指示一般見解之謬誤。由此可以概括近世自然科學理論與哲學原理，了然無遺。上下古今，一串穿卻。此是乾坤一隻眼，直指心物同元，物我無二，涅槃生死，等是空花之境。人生到此，可以向無佛處稱尊

矣。然而問題至此，辨理愈精而實際愈迷。黑松林忽然闖出李達，故有富樓那之卒然發問。若此世間之山河大地，形形色色之萬有世間相，究竟胡為而來者？於是佛又不惜眉毛拖地，說出物質世界與眾生世界之形成，從時間以稱世，以空間而名界。時空無際，而對待成勞，則天地一指，萬物一馬。由身心而透法界。從法界復入身心。視此碌碌塵勞者，無非物理之變化。但能寂然觀化，本份事即不離目前，可以當下明白，歸家穩坐，毋須騎牛覓牛去也。所謂第一義諦，所謂第二義門，直指明心與聞思修慧，到此皆和盤托出，不盡言詮矣。繫以詩曰：

魚龍鵬鷄互相催 瞬息千秋自往來

小坐閒窗觀萬化 乾坤一馬走雲雷

萬物由來自不齊 南山高過北山低

空明虛室時生白 子夜漫漫啼木雞